

整理旧物，在箱底摸到个软和东西。抽出来看，是外婆缝的布口袋。

袋身的靛蓝色早被岁月洗淡，现在像极了雨后天青的颜色。抽绳末端磨起了毛边，捏在指尖糙糙的。我试着轻轻一拉，袋口徐徐展开的刹那，二十年的光阴忽然有了形状——是外婆家院子里四月槐花的香，是晒过三伏天的棉布味道，还有外婆指尖淡淡的茶籽皂香气，全都窸窸窣窣地苏醒过来。

口袋正面绣着个小太阳，针脚走得深一脚浅一脚。记得七岁那年，外婆拿着我的蜡笔画比样，金线在粗布上一针一针地走。“我们弟弟就是外婆的小太阳呀。”她说话时，老槐树正在开花，雪白的花串坠在檐角，风一过，就下一场香喷喷的雨。我趴在她膝头，看银针在布面上进进出出，发出春蚕啃桑叶般的细响。

这口袋最先装过三月的野山楂。外婆挎着竹篮领我上山，新发的草芽搔得脚踝痒痒的。“酸果子晒干了最甜”，她说着，把红玛瑙似的果实摊在竹匾里。槐树的影子在果肉上跳动，像许多小鱼在游。秋深时，山楂干在口袋里哗啦啦响，倒出来是一把会唱歌的星星。

后来它装过盛夏的弹珠。玻璃珠在袋底碰撞出清凉的声响，外婆坐在门槛上看我们游戏。有时我输急了抹眼泪，她便从袋角变出薄荷糖：“弟弟看，阳

光变成甜的啦。”糖块在舌尖化开，她笑起来皱纹里，藏着比糖更甜的光。

那年深秋，我们把晒干的槐花籽装进口袋。外婆佝偻着身子在河堤上撒种，银发和芦花一齐在风里飞。“来年春天，弟弟走到哪儿都有槐花看。”我攥紧口袋跟在后头，忽然觉得外婆的背影薄得像片叶子，快要融进金色的夕照里。

长大后去过很多地方，见过比山楂更艳丽的水果，玩过比弹珠更精巧的物件。这个笨拙的布口袋被遗忘在箱底，连同外婆的槐花香一起封存。直到这个午后，阳光穿过高楼的缝隙落在掌心，我才忽然明白——外婆早把整个童年的阳光都缝进了口袋。针脚虽拙，却足够让离家的孩子，永远有故乡可回。

几粒干瘪的槐花籽从褶皱里滚出来，落在掌心轻得几乎没有分量。我怔怔望着，仿佛看见外婆正从光阴深处走来，鬓角沾着花粉，指间缠着金线，指尖还停在那年的阳光里。

去年清明去看她，河堤的槐树已经亭亭如盖。花落满肩时，忽然懂得：她真的把阳光种满了我要走的每一条路。

我把口袋贴在胸口，金线绣的太阳忽然变得滚烫。那些被她一针一线缝进的时光，从来不是旧物，而是永不褪色的、正在呼吸的故乡。

往事

装着阳光的布口袋

陈旺源



本版配图 / 虚谷

美食

外婆的菱角菜

章志

当池塘的风带着菱叶的腥气扑过来时，那些埋在岁月的味道总会破土而出。和爱人走在乡间田埂，满塘碧绿正顺着水波往天边漫，恍惚间看见二十年前的自己，正蹲在塘边看外公的木桨搅碎满池阳光。

小时候，去外婆家，总爱吃外婆做的菱角菜，鲜香可口齿留香，每次都能让我多吃些饭。外婆看着我大口吃饭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满满的隔代亲。老人的慈颜善目间，都是对儿孙浓浓的爱。

摘菱角菜的事情，通常是外公来做的。我在塘埂上看着外公一左一右划着船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不要到处跑哦，在岸上等我啊。”外公划向池塘深处，船行在绿席之间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外公采了一船菱角菜，他身上、指甲缝里都是泥巴，满头大汗。

在路上，我问外公，为什么每年我一放暑假就可以摘菱角菜吃了。外公说：“6月是采摘菱角菜的黄金时期，此时菱角菜尚未开花，茎蔓和叶柄最为鲜嫩，口感清脆，营养丰富。”去掉叶子和根须后，中间留下的细长茎藤烹饪以后，便是美味佳肴。

外婆将菱角菜清洗干净后，放到盐水里泡一下午。不知不觉，傍晚时分，外婆将菱角菜最后清洗一遍，切成碎碎的丁状，装盆，放入生姜、蒜子、辣椒，加入适量盐，然后就等待装

入瓶瓶罐罐中了。腌菱角菜便于长期储存。

外婆放入家里压榨的菜籽油，随后又加入猪油混合在一起增香，油在锅里“滋啦滋啦”响着，随后放入一点生姜、蒜子增香，不用放盐，已经腌制过。不一会儿，一盘清香脆爽的菱角菜新鲜出炉。和外公外婆围坐一起，吃着稀饭。菱角菜鲜嫩多汁，脆脆香香，让人食欲大增，夏日的晚风吹在我们身上，别样惬意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外婆会把菱角菜炒饭给我吃。菱角菜炒好备用，将鸡蛋打入锅中，金黄的鸡蛋在锅里蹦蹦跳跳，外婆倒入颗粒饱满的米饭，饭炒得差不多时，加入菱角菜。色泽诱人、香气四溢的菱角菜蛋炒饭就好了。这样一份菱角菜鸡蛋炒饭，我能吃上两碗，吃完以后回味无穷，满足感十足。

时光流逝，外婆已然白发苍苍，亲爱的外公已经离开我们好多年了。童年的我穿着拖鞋蹦蹦哒哒走在他高大身影后面，却只能成为回忆……

爱人递来的矿泉水瓶碰在我膝盖上，惊飞了脚边的蚂蚱。池塘的风还在吹，绿萍深处，再也划不出那样一条摇晃着阳光的船。我们坐在田埂上，聊着那些远去的人事，风里仿佛还飘着外婆做的菱角菜的香气，久久不散。

